

萧乾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人生采访



新世纪出版社

萧乾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人生采访

I216.2
39
:1(6)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46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人生采访/萧乾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562-7/I·175

I 人… II 萧… III 小说、散文、特写—中国—现代 IV I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一辑)

作者:萧乾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562-7/I·175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巴金、冰心、老舍、艾青、梁实秋、施蛰存、柯灵、萧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甚至到了80—90年代，有的仍然宝刀未老，还在文坛拼搏。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浸润着我辈后学。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

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们选取巴金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萧乾是写短篇小说的妙手，虽然赶不上契诃夫的深刻，却也自成一家，尤其带有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清丽和哀怨，富于诗意和哲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笔触轻灵飘逸，文风素雅，结构纤巧，人物鲜活，很难见到人物众多、触目惊心的生活场景，也很少巴尔扎克、司汤达式宏大的构思，她非常注重文字的色彩美和深刻的心理分析，在这之上，又往往笼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哀怨。再者，萧乾像曼斯菲尔德一样，常把小说当抒情散文诗来写，如《雨夕》和《俘虏》。曼斯菲尔德有些小说是透过儿童的眼睛、心灵去观察、感受周围暴虐的成人世界。萧乾的有些小说如《篱檐》、《矮檐》、《放逐》等

均属此类。

另外，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也颇有特色，充实了中国宗教题材小说的创作领域。他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一直酷爱宗教艺术，欣赏宗教绘画，聆听宗教音乐，爱到空旷的教堂里领略庄严、辉煌和神圣。宗教也确实给他的早年生活带来了不少欢乐。他自幼生长在宗教环境里，打五岁起，他的美国堂嫂便教他一章一章地背诵《圣经》，他尤其喜爱赞美爱情力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但少年萧乾从宗教那里得到的却不是慰藉、圣洁和崇高，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他特别憎恨那些把宗教当饭碗的伪善基督徒、绝对相信《圣经》奇迹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教会。因此，《皈依》、《昙》、《鹏程》和《参商》主要是揭露基督教对中国人民精神的蹂躏，剖析虚伪教徒们的卑劣品行及其丑恶灵魂。

萧乾的特写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语言朴素清新，是新闻的准确性与凝练的文学韵致情境的完美结合。他把作家的创作才华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全部糅进新闻特写的写作中，产生出极强的表现力。他的特写都是在实地采访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并善于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场景、画面，反映社会人生，反映时代生活。他较多地运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把自然界景物、人物感情，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活脱脱地呈现给读者。他的特写被誉为文字的素描写生，从展示塞外社会民俗风情的《平绥线上》；反映鲁西、苏北水灾中灾民流离失所悲惨生活的《流民图》；再现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悲壮一幕的《刘粹

刚之死》；讴歌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伟大创造精神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到表现战时英国社会面貌和英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沉默、机智、幽默的民族精神的“伦敦特写三部曲”，以及反映战后德国、美国和瑞士的《南德的暮秋》、《美国散记》、《瑞士之行》，无一不显示出萧乾作为新闻记者的卓越才华。

萧乾的早期散文，舒畅流美，富于想象，描写生动，更带有深沉的象征意味，无论《脚踏车的哲学》、《叹息的船》，还是《破车上》，都是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映射现实人生的世景社情。早年以抒情笔调写成的《雁荡行》描绘千岩竞秀、奇峰林立的绮丽山水，并以此衬托晦暗的人间，让人在心的闷压下去感受自然。到了晚年，萧乾的散文日臻纯美，尤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哲理深度，不仅艺术构思讲究，更蕴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他变得超然、平静，在智慧的微笑里，糅进对人生的审视，发出心灵的呼唤，历史的省思，和真诚的内心剖白，袒露自我的心路历程。

萧乾晚年最擅写追忆往事的散文，它们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清亮、晶莹，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柳暗花明，只是舒缓地从心底流出，具有无穷的魅力，不由得引人追踪下去，与他一同抚今追昔，感叹岁月，反思历史。

一段历史的往事，一个生活的细节，在萧乾笔底都成了上好的写作素材。文章写长了容易，写得既短又有味道就难了。萧乾的许多散文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它们表面上平淡无奇，读起来似乎也没有其早期文字的凌厉洒脱，敏锐新颖，却更具朴素的神韵。比青年时那支充满想象、多姿多彩的笔，更增添了一份厚重、一种深沉，具有诚挚感人的力量。

目 录

1

目 录

前 言 傅 一 峰 1

小 说

蚕	1
邮 票	11
俘 虏	22
叛 依	32
参 商	48
矮 檐	64
落 日	80

特 写

流 民 图	89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04
血红的九月	112
伦敦三日记	120
矛盾交响曲	128
银风筝下的伦敦	134
南德的暮秋	144
到莱茵前线去	194

散 文

叹息的船	205
破车上	211
雁荡行	219

蚕

梅刚迈进门坎，滑润的肩头就给正在踱来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说：这屋里有几条生命？这突兀的劲儿使才下午学的她一愣，几乎把那只星波的眸子进了出来。像只胆怯的幼鼠，梅左右顾盼一下，混着应属于给傻子的笑声，由鼻子里哼出：鬼，还不是两条！

就不是么：十条！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来那么有把握地说。这数目惹得她的头像巷里卖爱国布货郎手里的小牛皮鼓似地摇了起来。又像那小皮鼓连续地不信任地哼。不骗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挂火车似地一直扯到床帐口。干么呀？对，这是女人该惊喊的地方了。别忙，一掀帐子，蓝素格的被单上平稳地铺着一个方匣子。匣子里，翠碧平铺的背景上正蠕动着皎白的一堆，盘踞的姿势不比赵

子昂的八匹马差。什么?啊,蚕!梅也忘了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数:一,二,三,四……别动手!啊,八条!呃,屋里有几条生命?

她说,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户口儿那边替我吹爱听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妒!可是——这话也不全假。忘掉这位可爱的邻居是天不许可的,可是当真已不像往日那么疯狂了……今天早晨冒了雨,撑了把女人用的油绸伞,照例下山到大桥头花市去买我喜爱的十八学士。穿过仍然咕咕喳喳挤满了赤脚、提着竹篮子的大师傅和老婆婆的鱼市,到得桥头时,那被天气打破了饭碗的花贩,一见我这风雨无阻的主顾就高兴得由靠墙根的小凳上站了起来。花选得特别小心,价钱又格外公道。买妥了一束杏黄色的十八学士,又挑了一束夜来香。当他拢起选好的花,用马莲缠束的时候,我发见竹扁担的那头装满了翠绿的叶子。以为是野茶呢,就问:那是干么的呀?先生,是桑叶。把缠好的花递给我后,他就掀开盖上的叶子,拿出一个小竹簸箩来,上面爬满了的就正是蚕。这么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马上欢喜得恨不把花抛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个铜板,就被允许在几百头身世飘零的肥白柔软小虫里选了八条。一路上高兴得忘记了这是雨天。把花挟在肋下,屈屈身子,用挟伞的那只手捧着我这八条——叫什么好呢?我是爱兔儿、小猫、松鼠和许多活物的人。这一切我都唤作小乖乖。就暂叫这八个团团吧。

回到家来,如获至宝地跨进了门。房东太太正在堂屋洗菜花呢。白头发洗黄菜花,多么恬淡的一幅画!顾不得欣赏,也顾不得招呼,就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攀高一层楼梯,这八个团团和我的关系好像就亲密了一层。想想看,飘

泊在异地这寂寞的日子,凭空一来便添了八个缄默无言的伙伴。真地还是雨天好!

开了房门的锁,老规矩是用剪刀削齐了买来的花茎,用清水洗涤瓶子。然后带着些羞愧,把给过我一天一夜喜悦、明白我多少痴处的旧花打发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换好了新鲜井水的瓶子里。嘴里还对被抛弃的花咕哝着:别生气,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崭新地来到我这儿。可是今天这闲心就没有了。

连花带瓶全交给了提着一壶冷水立在门外呆等的大师傅,自己就动手来安置这八条活宝。全房子皆望过后,十指交叉在胸前,质问自己:把它们放在哪儿好呢?我简直像个好吃懒做的女人;养了孩子却没有个小床给他们睡!翻了三四个抽屉,才在那放梅的短笺和偶尔由她袋里抢来的糖果的抽屉里,翻出她送给我那个精致的盒子,上面绣着围在一棵杨柳树下漫舞着的洋人。她说,这是她爹爹由法国带给她的呢!这么珍贵得变成了废物的小匣,为这些小生物作个摇篮是再好不过的了。好,意思是把我最喜爱的生命安插在我最喜爱的匣子里。

于是,把带回来的一束叶子细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铰去硬帮帮的叶梗,铰去糜烂枯黄的叶边。又选几片葱绿的嫩叶剪成花样。等小匣子布满了清新的绿氛,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几片大叶上的蚕儿们捧出,像慈母安置婴儿似地一条条轻轻地放进锦匣里。有的一放,高兴得打了个滚儿,就驼起背来,一耸一耸地找寻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还恋恋不舍,抬抬头,寻找这温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到了这种地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一份命运。

等到这些团子们都卧下后，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也不关心堆在窗前的课卷了，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厮守着它们。啊，小匣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乐园。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张口就有得吃，头上是无边的乳白的云霄。八个同伴身体光光，在一块儿谁也不害羞，想亲热就磨磨头。有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闪亮的眼睛俯视着，它们游荡在我手造的园里。它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

然而想让这八条生命占去我全部的感情，实际上还不是可能的事。当自己正混在这八个团团群中在乐园里漫游时，陡然记起明天九点的作文，还有一班卷子没看呢！这俗念马上就把我由乐园中逐到朱红条桌上一堆卷子那儿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这堆卷子里。

黄昏时分，才把最后的一本打上了分数。哎，腿盘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眼睛看别的东西像隔了层毛玻璃。吁了一口气，立在窗前眺望蜿蜒如长蛇的闽江，和点缀在那长蛇腰部的碧绿的沙洲。几只舢板嘎吱嘎吱地在暮色苍茫的江上，挣取最后的几百钱。一只开往上游的电船，尾部喷着白沫，正向洪山桥那边喘去。江边的苍前街当当的车铃和呱嗒儿呱嗒儿的木屐声还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蛇江月色》，猜想斜对面梅家的那楼窗一定会有一个淘气的女孩出现，向我伸出纤细的手来作着即刻就来的知会。然后我就该极其知趣地跑到楼门口去等待——不，去躲藏！然而唱到“庄稼上垛，我俩就结合”时，窗口那黄幔仍是像给怒气拉长了的脸那么垂掩着。我赶紧用尽气力吹出《天际线外》的调子。看来把我吹成氢气泡，那窗幔也不会心疼。我正在测量女人残忍的程度时，忽然那片落日残晖如末日

般地由我眼中逝去，头就掩在两只温润的手掌里了。一股少女的芳香钻进了我的嗅觉，痒了我的通身。吓死我了。梅，放开。回响又是一个哼，再一个带笑的哼，眼睛才触到光明。

鬼诗人！养了蚕却不喂。蚕？啊，我的孩子们！我的魂消失在红竿爬黑蚂蚁的课卷里去了。亏了她提醒。赶紧跑到床前看。啊，我造了什么孽。几条又白又长，长得像南非洲长颈鹿的孩子们，头一抬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视，咒诅我这残忍的人。更可怜的，是两三条已枯瘦得像个讨饭老婆子的腮帮子，软弱无力地蜷伏在仅剩了残梗的枯叶上，如荒年时吃尽了树叶的灾民般地等待着长眠的一刹那。我惭愧得心痛了。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你们信托我，其实我外行得懂得给你们把叶子剪成月亮，却忘记了准备该接济的食料。这快黑的时分，我可去哪儿寻讨桑叶！问大师傅，他说剪剩的桑叶全倒出去了。还立在黑的角落里，抱怨着自己粗心。他东拼西凑，才凑了不盈一把，在清水里洗洗，勉强分给孩子们吃。啊，食料有了，瘦的也用尽那细长身体里所蕴蓄的气力，向叶子这边爬去。健壮的，就尽力排挤它们的同食者。梅赌气把桑叶全挪到瘦的身边，但壮的一耸一耸地又追了过来。谁也不能给它们中间一个公允的保证啊！

明朝下床一看，果然昨夜残喘的两条，已经死去了。自己似乎还带着害羞的心情，在临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层薄皮的身子，隐藏在一片残叶底下。活着的六条，因为叶子早已吃尽，也不大有生气了。看见我来，有的抬起头来作着向我

乞怜的神气。孩子,我没这份能力,我变不出桑叶来啊!那些健壮倔强的,就躲在匣的一角,等待丰年或死亡。我爱它那怪样子,固执着充好汉似地,硬撑着活了下来。

匆忙洗好脸,就下山为这些饥儿办给养去了。

既然受到一次教训,这回就买了一大抱桑叶。选嫩的洗了一些,就散堆在孩子们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个丰年一样,孩子们都高兴了起来。一个个由盖着的叶下钻出黑喙的头来,各抱一角,沙沙地吃起来了。这头一嘴一嘴地吞,那头往上一撅,就撅出一块青黑的粪蛋来。吃得那么痛快,再也记不起和它们同来而死在饥荒里的弟兄了。

每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写,它们哥儿六个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乐园里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师,转来再作它们的粪夫。碧绿的叶素通过那皎白的躯体都凝成豆蔻的碎粒。为它们换掉叶子,又看着它们入眠。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钢琴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的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魂中的灵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时,看到的却是件奇事:一个浅黄色的蚕躲在匣的犄角,如欧洲中古弦乐手弹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织起丝网来了。啊,蚕吐丝,蜂酿蜜。圣人的话果然不假,赶紧派大师傅给对面的梅捎了个信去。她喘着气就蹦了进来——像刚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饭上学去。梅高兴地拍起手来。匣子是我的呀!梅高兴地说。记起头一堂是陈老师的党义,把听党义同欣赏这小生物比比,索性不去了。于是我们就商量起叫它在哪儿留下这点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机伶的梅说,我们背着娘在西禅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它们爬到上面去作点事情,织

成一幅丝像？主意不错，而且也解决了我的蚕她的匡这个难题。

于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镜框，匆忙地扯出嵌在里面的合照。我高兴时总爱逗人。这时又忍不住用初级的闽腔骂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蚕由它自织的网罗里掏出来，食指轻轻地，用母亲似的温爱，抚了一下那小虫的肚子，娇声说：小宝宝，好好地作！然后仔细地放到像上。回过头来半笑半愁地怜惜那点浪费了丝络。

两天里，六条成熟的生命，都走尽了它们在绿园里争逐的途程，陆续地施展起一辈子的抱负了。

从此，桑叶对我失却了其珍贵，我的工作也由粪夫而升为监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饭的农夫或靠儿养老的父亲一般甘心情愿地去劳作。为了怕孩子们在这好容易才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随时经心地照顾。经验教给我一条规律：只要这东西后部一撅，就赶紧把它捏到外面；虽然多少次捏错了，狠心地硬由它嘴里扯出长长的闪光纤细的丝绪。有时竟会扯断了，害得它毫无主宰，怔忡好半天，才不知受到哪点儿启发又续上端头。

这工作实际是两个人担任的。梅一下学，我就该休息了。

吐丝的蚕和吃叶的蚕可不同了。如果一条生命都有它发展的阶段，那我可以说，当蚕幼少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到了中年，它就像个“当家人”了，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大的身子里的粗大的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若是由它嘴里夺去它正咬着的叶子，它会拼命地追，不追到